



日本覬覦之海南島

方秋葦

一 日本南進論的新題目

以「東亞安定力」自負的日本，自從牠的北進政策，點燃了東亞暴亂之火以後，全世界的人們都憂慮着火燄的燎原，并注視着日本北進政策的進程，究竟到什麼場合才是它底止點？然而誰又料到與北進政策並進的南進政策，現在又投下了一個炸彈！同樣地爆裂着火燄。無怪一些歷史家要說：東方已經到了維蘇維斯（Venusius）火山爆發的前夜。但誰又是妖僧阿巴塞斯（Arbaces）呢？

我們不是歷史家，不願評判以往事實的功與罪。我們不是預言家，不能堆斷未來的演變。我們祇有注意現在，未來的現在。在維蘇維斯火山爆裂前夜的東亞，關於日本北進政策的進程，早已經成爲人們的注意的焦點，不必多說了。現在我們且提出一個嶄新的問題來。

109337
這問題不是別的，就是日本的南進政策。本來日本南進政策是海

軍省一貫的主張，與陸軍省之北進政策是相齟齬的。自「九一八」事件發生，日本北進政策獲得絕大的成勳以後，而大陸政策北進的軍人，在政治上因亦佔絕大之優勢。只是海軍省爲環境及時勢所限制，一籌莫展，但自日本撕毀華府海約退出倫敦海軍會議以後，海軍省爲適應太平洋「非常局面」起見，亦開始講求一種新的步調，於是有海軍預算的增加，海軍機構之改革，甚且有確立「新南進政策」，實行「南進北守」主張。要之，海軍省重新提出南進政策，不單是海軍人員的意嚮，且爲日本許多大「康載爾」（Konzern, Konzern）和大資本家所支持。日本政府對南進政策的推行，近亦有許多計劃。報紙雜誌更作熱烈的討論。

在華盛頓、倫敦，甚至中國當局，都關心着這個問題，並且都默認未來的事態是極端嚴重的。但是，日本南進的重心在那裏？南進與北進有怎樣的聯繫？南進對世界特別對中國有怎樣的影響？又爲一般人難知

109338

難解的。據一般的記載，日本新南進政策是以臺灣為根據，向南太平洋發展，以南洋和華南為目標。而現今的步驟，大約以暹羅與福建為最初的對象。自從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廣東北海事件（即日僑中野順三被毆傷亡事件）發生，日本海軍省又產生一個嶄新的題目，就是海南島應為日本南洋南進之中心。一些血氣方剛的少壯軍人，當北海事件發生以後，曾經以「日本為何不佔海南島為根據地」為辭，質問海軍、外務兩省，而海軍省的答覆亦極為微妙，據說「早已在考慮中」。不久，便有許多日艦開到海口，我們真以為日本海軍將有驚人的動作出現。同時，外務省向中國的要求中，亦有這樣一項：「日本有在長江各埠及海南島設駐軍隊之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華美晚報）又據許多日本報紙和雜誌說，海南島是如何的重要與日本海洋政策又如何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海軍大佐石丸藤太更說「海南島是日本的生命線」，以種種理由來證明南進目標決不脫離海南島。據他的見地：

「日本有三條生命線：第一為大陸正面之生命線，即滿洲；第二為海洋正面之生命線，前者為內南洋，即日本委任統治諸島；後者為外南洋，包含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羣島、英屬北婆羅洲諸島。

「在此三條生命線中，第一與第二兩條已為日本所掌握，惟第三生命線則未到手。然日本在太平洋上，無論政治的經濟的欲求，鞏固不拔之地位，無論如何，非確立第三條生命線不可。就此點意義言，日本應往外南洋發展，乃刻不容緩中之急務，每遇機會無不提出。

「日本所稱為南進論，不外確保第三條生命線之意義。」「南進論近來以非常之勢，風靡朝野，余（石丸自稱以下仿此）不勝欣快之至。惟余尚有一疑問即此等主張

南進論者，曾知與海南島有何等關係？余每次過中國南海，無論從東至西，或從西至東，一面仰望海南島最高峯五指山，一面即想念此島與我國第三生命線有密切關係。然回思我國朝野，是否明瞭該兩者之深切關係？又不禁茫然而自失。因一般所謂南進論者，往往有意無意，將海南島忘記，北海事件一起，海南島始浮現於日人之腦中的確，海南島不僅對中國、南部有重要關係，而在日本之南進論中，尤負有重大之任務。」（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號日文世界知識）

截至現在為止，日本對於海南島，不僅是討論而已，並且他們已經開始對海南島的活動。這事件實在太嚴重了。海南島是如何的重要？它與太平洋及中國的關係如何？都是值得研究的地方。這也就是本文所要解釋的。

二 海南島地理的重要

海南島為中國最南之領土，行政上稱為瓊崖，又名瓊州，孤懸在東京灣和中國海（南海）之間的一個大島，位於廣東大陸的西南，居南洋羣島的領袖地位，是南洋羣島與大陸的梯階。以經緯言，經線自東經一百一十一度二分三十秒，至一百零八度三十六秒，緯線自北緯十八度九分，至二十度二分。地積約四萬一千五百八十方公里，海洋線的延長不下一千二百公里，再南面為堤沙淺洲，是我國極南的國界。從地理形勢言，北隔瓊州海峽，與雷州半島相望，南臨婆羅洲及荷屬爪哇，西控法領安南，東接菲律賓羣島。全島分為十六縣，地勢長狹，五指山矗立島中，儼如覆釜。雖然有人注意它，可是它底地位是非常險要，它是海軍的

重要根據地爲歐亞航線所必經的地方。從前有人批評臺灣與海南同爲中國東南的「二眼」，這卻有地理價值上的根據。

如果我們從國防地理上來說，大凡是一個交通重要的地方，無論海洋或大陸，它底國防地位，往往是成爲一個重要的所在。海南島是具有國防條件的榆林、清瀾兩港，南北對峙，將來必握全島交通之樞紐。清季曾擬自清瀾港至榆林港，建築一條鐵路，長四百八十里，經過嘉積、陵水二市。假如如此計劃能實現，海南島在國防上及經濟上的價值，是極其重要的。榆林港爲歐洲航行東來的第一重門戶，并且是國防上最優良的軍港。海口雖因港口不良，惟其居瓊州海峽之要津，亦爲優良之商埠。茲將海南島重要港灣，分別說明如下：

(一) 榆林港 距崖縣約有二十餘里。與安南的陀林灣遙相對望。港分內外兩港，都朝向南方。港口羣山簇抱，水道狹窄；其內則港寬水深，可泊巨艦多艘，實一天然的良好軍港。日俄之役，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曾經寄碇於此。清季有開作軍港之議，然而到了現在，卻還未能實現。

(二) 清瀾港 居文昌縣治的東南面二十餘里。前臨大海，港口寬約一里許，長十五里，港面可泊輪船十餘，爲歐洲及南洋航路所必經之地。形勢遠勝商埠海口，關做商埠，以代海口之議，也喧傳已久。

(三) 海口港 位於瓊山縣治之旁，當南渡江入海之口，臨瓊州海

峽。一八八五年開放爲商埠。港內沙灘四布，水淺而路窄；大輪不能入口，須泊碇於五六里外的海面，然後用駁船轉駁進港。惟以扼瓊州海峽之咽喉，而當東京灣東出之衝，海輪多泊於此，遂成爲全島的商業中心。出入口貨物都以此爲轉運樞紐。現已建有碼頭從海輪泊碇處直達岸上。建築款本由各界募集得來，而碼頭一完成卻落入商人之手。他們以營利爲目的，對於來往旅客任意敲詐，流弊百出，反而使人興起「有不如無」的感慨。

(四) 博鰲港 居樂會縣治之東，港寬數十丈，水深數丈，與南洋海口等地通航最盛。

(五) 新英港 居儋縣縣治十五里之西北，港口面西，面積廣闊，水深十尺至四十尺之間，南北砲臺進口處，深度有愈於此。千噸輪船可出入無阻，若稍加疏濬，當可成一良港。

(六) 三亞港 在崖縣東百餘里，闊三百丈，水深一丈至二丈之間，漁業旺盛，且爲產鹽區域。

(七) 薪盈港 在距海口港七十里之西，水淺而有礁石，僅附近的馬島港可供輪船寄泊，港內鹽甚多。

(八) 北黎港 在感恩縣西面，港水不深，船舶須乘潮漲進出，產物以鹽爲大宗，漁利也豐。

(九) 藤橋港 在崖縣之東，與陵水毗隣，港口闊約三丈，港內寬度在五丈至七丈之間。崖縣和崖縣東區各黎峒的出入口貨物，均

以此爲轉運樞紐。

(十)昌江縣港門 在昌江縣西面，水淺，惟富漁鹽之利，現港口漸爲積沙淤塞，營業也隨着日見衰落。

以上各港口，僅指犖犖大者而言。然最爲重要的，還是榆林、海口、清瀾三港口。

三 國人蔑視海南島之錯誤

作爲中國海雙眼的臺灣與海南島，自從甲午之役，清廷將臺灣割讓日本以後，從此中國海的雙眼便毀滅一隻。而這獨眼的海南島，其經濟價值如何？地理形勢又如何重要？從來在一般人的腦際中，只是一個「蠻荒惡土」的觀念吧？

這種錯誤的觀念，不但古時如此，就在近代亦何嘗有改變？據研究海南島歷史的陳獻榮氏考究所得，過去瓊崖之被人蔑視，原來在周朝時，尚未入中國版圖，到了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始遣馬伏波將軍路博德平南越，略地建儋耳（海南島南部）珠崖（海南島北部）郡，歸入中國版圖。三國五代時，中原禍患不絕，避亂之人，大多渡海到了這裏。及至唐宋，就漸成名賢遷謫之所，如唐李德裕貶於崖州，宋蘇軾謫居萬州，都足以例證。惟以往者霧露氣濕，交通不便，商業不盛，海南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過是「蠻荒惡土」的地方而已。漢賈捐罷珠崖對會作建議：「珠崖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棄之不足惜。」

李德裕有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蘇軾到昌化軍謝表裏亦云：「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江邊，魍魎逢迎海上。」此種一偏之見，貽後患於無窮。

不但唐宋如此，就到了元明清時代，仍然牢固不變。元范梈詩云：「自出瓊州石郭門，更無平衍似中原，重重葉暗桄榔雨，知是黎人第進村。」他把瓊崖比作黎人洞，不配與中原相較，誠可謂爲淺視之見。明太祖平定天下，更把瓊崖當作南溟奇甸，逐臣亡命之所，且看勞海衛指揮救怎樣說：「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再到清聖祖時代，雖有勤遠略，然仍有阻梗，一般騷人墨客出身的幕僚，亦莫不對瓊崖持「得其地不足益國家分毫之賦，得其人不足當一物之用」的錯誤觀念，所以後來也竟演出許多歷史的悲劇來。

時至今日，海南島早非「蠻荒惡土」所可比擬了。溯自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成立，開放海口爲商埠，以迄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法人吞併安南以後，列強對這「優美無比」的大島，莫不各啓窺伺之心。在英國講，海南島地位與香港有莫大之關係，如果海南島成爲那一國的軍事根據地，則英國在香港的軍事價值必然減少而且又斷絕了香港和新加坡間的聯繫，因之英國對海南島是極爲重視。在法國講，海南島的地位與安南亦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海南島成爲那一國的軍物根據地，則安南與大陸的梯階便失去作用，且關係安南的防禦力及未來

法國在太平洋戰略上的地位甚大。所以法國於干涉遼東返還不久的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二月，要求滿清政府允諾「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藉以作今後法國向華南及太平洋進出的保障。由於英法的勢均力敵，海南島的運命，至今尚握在中國的手裏。這的確是十分僥倖的事。

百數十年來，中國的命運是不斷地在國難漩渦中旋轉着，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如果有人把它當作邊疆危機的警告，依「亡羊補牢未為遲也」的話來說，應該對這孤懸海外的海南島加以注意，無論於國防上關係和經濟價值來說，未嘗沒有意義。可是，時至今日，中國對於海南島的危機，依然未加重視，現在卻引起日本南進政策的覬覦了。是這樣，今而後海南島新的危機之發生，必將成爲不可避免的。

四 日本在中國海之活動

日人自取得臺灣澎湖之後，無時無刻不思向南發展。而南進的目標，當然是中國海所屬各島，如東沙島、西沙羣島、堤沙淺洲羣島、海南島。現在我們可以將日本在中國海活動的事蹟，加以敘述：

光緒三十四年，英國海軍當局擬在東沙島（英人謂爲蒲拉他士島（Pratas）），因英人蒲拉他士曾遇風至此，建築燈塔，乃由駐廣州英總領事致粵外務委員溫宗堯函稱中國海內距香港東南一百七十英里，有一小島，名蒲拉他士島，並無居民，顯係無所統屬，但每年之中間

有中國漁船駛至，英政府擬在該島建設燈塔，查詢該島是否中國屬島，有無宣布明文等語。溫氏除函復確爲中國屬島外，并由粵督張人駿轉呈政府，派飛鷹艦前往調查，始發現臺灣日商西澤次吉，於光緒二十三年間，驅逐中國漁民，強佔該島，據爲己有，改爲西澤島，暗礁改爲西澤礁，並將中國漁民所建之大王廟及墳墓等，完全毀滅，以圖滅跡。粵督張人駿，據理向日本領事力爭，經多年之交涉，始獲於宣統二年由廣東省庫備毫洋十三萬收回。中國政府鑒於外人之屢次謀奪，經迭次招商經營，均未獲效果，以致這孤懸於香港與臺灣間的東沙島，依然落於臺灣日本漁人掌握中。

宣統元年，英、法、日諸國又請中國政府，於西沙羣島建築燈塔。清政府因鑒於東沙島之覆轍，於次年派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率艦勘查，以便進行開發，會耗去國幣四十餘萬，並在東島、林島豎旗鳴砲，公布中外。民國初年，日本技師會率探險員一隊，費五十餘日，實地探測，據謂西沙之磷礦，藏量約有五六萬餘噸，價格三千餘萬元。日人見其產物豐饒，便欲待機佔領該島，俾與東沙結成一氣。民國九年九月，日人曠使漢奸何瑞年、羅叔雅、衛志清等出面，創立西沙羣島實業公司，向官方立案。次年正月，乃派遣南興丸前往測量，採取鳥糞肥料等，并着手經營。此事爲粵省人士所聞，認爲何等有勾結外人喪權辱國情弊，紛向政府攻訐，經粵省署查明屬實，即將前案撤銷。民國十二年，何等不知用何等手段，復呈准省署，又恢復礦權。民十七年，因瓊崖人士認日人開採西沙，將來瓊

109342

崖主權亦有動搖之慮，攻訐甚力，始由粵省府核明，將該島磷礦撥歸中山大學保管，以爲製造肥料之用，中大接管後，旋會同廣東南區善後公署，組織西沙羣島調查委員會，以沈鵬飛爲主席，乘海瑞艦前往調查，事後并編有西沙羣島報告書及西沙羣島成案彙編，報告該島甚爲詳實。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法國乘中國應付東北事變之不備，及日人鞭長莫及之時，密派海軍將九珊瑚島佔領。當時中外人士尙以爲九珊瑚島卽西沙羣島，實則九珊瑚島乃爲堤沙淺洲羣島，中國極南之海疆。當時日本政府曾數度向法國抗議，并公然宣稱西沙羣島應屬於日本，雖其抗議結果未引起如何之反響，然日人把中國海視爲其勢力範圍已昭然若揭了。

由於法國取得堤沙淺洲羣島在中國海勢力的加增，西沙羣島與廣州灣、海防、西貢、堤沙淺洲羣島航線的聯繫，給予日本在中國海的活動一個重大的打擊。但是，日本爲了要密切對暹羅的關係，與夫粵、桂的控制，不僅未放棄對西沙羣島的慾求，甚而對海南島亦不忘情。在最近，日本南進論者對於日本奪取海南島的問題，有許多的策劃，而最重要的，他們還是在策劃如何佔領海南島，以做對華南作戰的根據地，及對中國海洋路線的封鎖。他們以爲海南島之取得，不但日本可以據爲商業競爭的根據，且可以成爲太平洋大戰中的日本海軍分部；臺灣、澎湖與海南島的聯繫，不啻是太平洋上的一條長城，可以陷中國地位於孤立，并可以截斷英國、香港、南洋間的聯繫。據日本南進論海軍的代理人

石丸藤太說：

「海南島對於兩廣的位置，若假定兩廣猶如輕氣球的氣囊，那末海南島便是吊籠，中間的雷州半島是氣球頸部的吊籠網。像氣球是由吊籠操縱一樣，倘以海南島爲根據地，那就可以支配兩廣了。這情形，倘把前次的日俄戰事來加對比，那末更加可以明瞭。」

「前次日俄戰事，俄國的陸軍集中於滿洲方面，其艦隊則分駐於旅順及海參崴，以謀分頭擊破日軍。對於這形勢，日本海軍爲的對旅順及海參崴的俄國艦隊都能應付裕如，乃選定居於中央地位的佐世保軍港，作爲根據地。日軍卽以此爲根據，先專擊破旅順艦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這種作戰上的姿勢，若與兩廣形勢相對比，則廣東猶如俄之沿海省，廣西及欽廉一帶猶如滿洲，雷州半島正如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海南島，則爲日本的九州。北海軍件，日本南進枝隊所以駐軍於海南島，正與日俄戰時，日軍艦隊以佐世保爲根據地一樣。海南島的地位這樣對於兩廣方面，無論是軍隊的登陸以及海上交通貿易等，都有支配全局之勢。換言之，即海南島是在足以控制兩廣的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依石丸所說，海南島在軍事上的地位，實有控制華南之利便。

五 海南島在太平洋戰略上之重要

是的，日本是看得很清楚，太平洋局面之爭霸，及南洋殖民地之爭奪，除了海軍威力之發揮外，實在沒有別的。日本艦隊及空軍以臺灣爲根據地，雖有防禦力量，但出征時的攻擊力量是薄弱，且無軍事指揮的呼應，如果能夠在中國海建立一個強大的海軍根據地，則於未來太平洋戰爭上，將操莫大之利便無疑。日本之覬覦海南島，大約便爲了這個打算。

前面已經說過，海南島的榆林港，乃一良好的軍港。榆林港位於崖縣鐵爐三亞二港的中間，去崖縣治約百三十里，與安南的陀林礮相對，港分內港外港，外港向南，兩岸全係三五百尺的山嶺，相距約三英里有半，水深三丈至九丈不等。內港亦向南，但港身卻偏於東方。口門左有樂道嶺，右有獨田嶺。港內峯巒環繞，水深浪繞，可泊巨艦十餘艘，為海軍潛伏最理想之所在，故云榆林港為一天然軍港。如果能用現代方法加以設備，則榆林港的作用必駕凌臺灣而上之。假定此港為日本自由使用，那末這港口將為日本優秀艦隊集中之所在，它可一舉而使香港的軍事價值失去效用，使西貢的法國艦隊潛伏不敢出，在優勢的美國艦隊未會到達之前，日本艦隊是會稱雄於中國海的。所以說，日本之覬覦海南島，於太平洋的進出，及南洋殖民地之爭奪，亦有重大之關係。

假使是這樣，英國所受的影響是什麼呢？首先，因日本控制有海南島，無論商港之開發，軍港之設備，均於香港予以致命之打擊。而且香港與新加坡的聯繫失去，荷蘭東印度等地的權益，便有陷落的危險。英國

無異失去了對南洋、香港、上海的鎖鏈。當然，英國對於日本之南進以海南島為目標，決不坐視。至於法國，為了安南防禦力之鞏固，及中國海既得權益之維護，對於日本的南進主張，亦決不能多所退讓。

但是，日本南進論者，為了要使它的優越感達到飽和點，也許它要把這個最高理想來作實驗。假如日本真要實驗它的南進政策，事實上一定會碰到英、法、美、荷等的打擊，特別是英、法要給予日本以重大的創傷。基於這個情勢，海南島會引起什麼樣的結果？這是很難斷定的。這一方面要看日本的南進，究竟要進到什麼限度？他方面則要看海南島主人的中國，如何去維護它底安全？得保持數十年來的均勢了。

本文參考資料：

海南島誌（神州國光社出版）

海南島陳賦榮著

從軍事上觀察海南島石丸藤太

中國海疆拙著

李準巡海記

